

海

防

纂

要

海防纂要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蕩甫較閱

禦倭方略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
兵因地形今江南之變千村萬落皆爲戰場而郡縣
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當賊宜急築城堡於諸
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
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
人自爲戰守昔 皇祖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
千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需言

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啐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王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嗣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土兵言今議者悉稱調兵不知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宜訓練土兵漸罷客兵若土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孺給偶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

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使此者四曰收奸豪言外賊
易見內賊難知今海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
之者誰爲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畢集
者又誰爲之皆奸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大
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
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
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
豪傑治亂之機也

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曰絕亂源言宜
禁放洋巨艦窩藏巨家及下海奸民二曰防海口言

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
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
驚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
掩蘇松嘉興三日責守令言宜責江南守令當以訓
練士兵保全境土爲殿最四曰議調發言近日徵調
各處民兵無慮數萬而虜功不奏坐不善用兵之十
弊五曰作勇敢言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庄
悍夫皆勇悍可用宜獎諭收錄令併力戰守疏入詔
部議行之

兵科給事中楊允繩疏陳禦倭之策言海寇爲患已

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浸率爲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豈知雖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籍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井竟有何益臣愚以爲在先擇將而至于

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于民卽今予遣待盡之民豈堪培尅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光祿寺卿章煥疏陳禦倭之策條上八事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如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目不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

轉相掠劫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
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獾得難訓必以諸邊
節制之兵爲準調到土狼之兵爲輔則調可用四曰
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
道路騷騷必程其技力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犯法
而逃者拏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
客兵不練鄉兵旣用鄉兵又散客兵及鄉兵難持不
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
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
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

屢嬉遊里巷遂令山東椎鈍變爲統袴狼苗鄙野咸
習歌舞必營居行列早爲區處則兵可屯七日行兵
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動犯兵家
所忌必行有斥埃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間謀則可
正可竒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養兵之制未定言
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爨今或臨陣未食或食
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具城中必給軍有制犒士有
資弔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
可養又言倭賊遠來多苦於饑海濱積藏賊據而食
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坐

困之道也部覆疏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行之已上

俱嘉隆見開紀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經奏海寇犯浙東以防禦漸密
乃守寶山窺蘇湖等郡竊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
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萬
一黠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爲害非淺

歎也臣請添總兵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之兩朝憲章錄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
嘗聞海寇往來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
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

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
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
莊也自浙迤北則極於蓼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
則灣于南澳而屬于廣湖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
得其槩也

籌海圖編

李承勛勘處倭情疏云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
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
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朦朧
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
欲則燔燬城郭抄掠居民徃徃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卽與換給撥補墩堡圯壞者卽與修築官員之木才者卽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卽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名載

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

拾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
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
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
人數十遭風漂船奔迤海岬乞食被獲卽已逐日關
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料此
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
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
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
儻有一二相同卽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
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

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穫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
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鞠蓋夷情譎
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
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作急
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
竟脫天誅况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
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况有侵任漂掠之虜尤
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棚官兵修理戰艦
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以伸
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

震盪萬方矣

疏鈔

倭與虜有同有異何謂異虜聚攻倭散攻則情異虜
入障如景不可搏倭航海如鬼不可偵則形異虜可
戰可守可和倭可戰可守獨不可和則法異何謂同
國初水寨修舉往倭掠畿甸淮揚復轉而聞率先台
明如蹈空然分鯨張帆激浦桃渚無所不擬傅臨觀
至薄會城恐毛人踰堞矣當守險同舟山設縣置衛
中爲壘者我督亢也微阮中丞不幾爲倭巢乎如是
者不一當議屯同在昔兵最無制方應募于江北旋
驟徵于浙東而挫之滅倭涇者永保之戍挫之乍浦

者容美之軍且暮有倣北卒固不能翼而吻海諸衛
又不足恃當足兵同海上之舉空浙中儲猶借資牢
益之小票後稍議減遂有甬東九營之謀今內地如
掃當虜僦同夫張皇非也儻彼不得志屬國驟發于
南守與戰互權險與屯互設兵與饜互覈虜固宜爾
倭亦當然執事所爲伺其在是與又疇昔之難醞於
王徐其人故屯省亡命具長竿料角汎鯨波而與倭
購倭有唐街猶虜有板升也 詔惠顧我浙新條闢
出之禁與舊例竝申 風告丁寧遊奕嚴密固萬萬
無虞第恐久而忘備耳醫之眎疾不以覺痛日爲病

原今民無益產而 藩有益祿河無定徙而捲掃有
定役軍無更番而輓有更勞中禴之表未去檢括之
征未捐有豪喜亂乘之字蛾號米惡知不甚于上東
門嘯耶誠一切與民休息無事不令其外次有事可
藉其力以禦侮則所爲元氣之治也吾又置倭而虞
內地嗚呼天下之可畏豈獨在夷狄哉

虜鍾乾坤之殺氣從古以來爲中國患三代聖王亦
未聞有滅之者若倭處海表卑下地爲天地死氣與
我隔大海蜃市之所迷冥封姨之所攝束萬萬不能
與我爭中國中國亦萬萬不可與之通好第杜其來

之鉢而堵其入之途未來時申嚴海禁勿使幸民王
直之類爲之鄉導可也將來時多備戰艦令千料等
巨舸兩翼衝之中流擊之勿使登陸可也旣來時各
兵策應而起用百子九珠之銃九龍神毬之械床子
連城之弩環而殲之勿使噍類得返可也 高皇帝
刻意勦虜而絕稜之說錄於 祖訓其指固亦微矣

蘇松武試策

年來滄海無波豈謂今春賊鋒狂逞瀕海黃耆未嘗
習覩視戊戌之變且數倍焉猶藉台庇如天機宜闕
閩地方安堵民社不驚環海稍爲有備廣賊未至乘

虛結局有期而旬餘似可息肩矣官兵抵敵間或收
効桑榆而寨遊亦往往有失若海壇若小埕若浯嶼
若湄州均之損失船兵者也海壇之被搶者一而浯
嶼之被搶者二債事之愆誰能諱之然明言搶失使
人猶可端倪若小埕則搶船而以獲功報矣臺山之
擒賊也而船報衝沉不見于塘報而見于該州之申
文至于湄州捕盜之失船該遊未嘗聞也比本道有
聞行牌海防官嚴究而後該遊報焉則何見事之遲
也惟其報之遲而衝沉之情節未敢遽信爲真矣大
海汪洋風颶時作以數載之船泊沒風濤衝礁滾溺

不敢盡謂其無然海洋萬里誰爲證據萬一爲賊搶
駕欺掩賭聞是明言捨失者以愚敗而藉口衝沉者
以巧全人何憚而不爲之也損失欺誣之罪罪在武
臣而扶同附會之罪罪在文臣職以勝負之不可必
者聽之人而以功罪之不可欺者信之已搜求綜覈
不遺餘力代庖之人過于膠柱掩口而笑側目而視
者比比皆然矣用人之際論事貴公持心貴平不敢
過刻以隳衆心亦不敢過縱以隳紀律戰亡者捐軀
赴難而不蒙顯錄此鬼神之所泣也被擄者脫網投
生而妄報希功則造物之所忌也介胄之士心性未

融動多率意功本微也而輒爲矜詡事本失也而巧
欲閉藏此有能而彼生嫉妬彼有失而此爲播揚功
成則曰受其指麾戰敗則曰違其節制連江之漁船
被劫哨兵堅坐不救福興之失事踵繼寨遊寂若罔
聞功無足錄罪不勝求若非漳泉之兵徃徃收捷則
八閩歲費金錢三十萬餉兵皆置之無用將士亦何
顏以見臺下也

蘭江集

防海七事

一曰固根本四區之議海防不啻詳矣而獨錢塘之
海口未聞設備陳兵連踪結寨以扼江海之衝豈以

鯨子門一帶爲浙區之奧裏耶嘉靖三十二年賊由鯨子門突入搶掠錢塘江范村等處三十四年賊由塘棲犯北關杭城震動夫省會重地兩浙根本之區而百萬生齒聚焉八營兵士汛守寧台攻瑕恃虛師行不能內顧萬一上游失守而賊兵乘間我民嚮導駕浪乘風大海長江呼吸可薄寧不爲都城蒿目哉敵樓修葺足爲犄角多藏矢石以便邀擊亦重地所恃爲喉吭者惟是所費不貲該府遂難議覆或擇其所最要者量爲修復因其所未墜者亟爲整頓庶不廢前人設埤建堡之遺意亦可爲江城倉卒捍蔽之

資矣至于戰守之卒水陸向有定額出汛亦有成規
時訓力窮未敢另圖添設姑俟再議

二曰禁漁船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
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于漁
漁能不取償于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
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召倭起釁不可勝
誌惟卽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戢也
戢遠洋以杜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矣曰印
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繫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
號矣曰越釣當禁也禁越釣以遏閩船之入浙則閩

人不得爲倭引導矣每年三四月出汛之期通行嚴禁敢有繫簷于要衝應禁之地操舠于廣洋遠澳之間不遵號旗自立名色併福建漁船擅入浙區地面者許官兵擒拏解處以違禁論罪當不至藉寇兵而滋禍患矣

三曰議折衝兩浙濱海延袤甚廣海外情形叵測重地乏重兵屯聚卒遇大寇有烏合之形無中堅之勢慮之誠是也然計各區軍民兵四十六總水陸將領官軍兵役四萬八千九百二十員各星列雲屯貔貅萬隊分之雖不見其多合之亦不嫌于寡兵惟貴精

強不係衆嚴號令明賞罰勤簡閑謹哨探攻擊刺飭
干陬小敵則分大敵則合首動尾隨彼攻此應進可
戰退可守兵之不足非其患矣

四曰議戰艦福船高大全藉天風尤須人力往年閩
海被倭吊取福船不便行使置之無用况廣船又大
于福船第可連幫結寨其堪衝風破浪乎海上擊賊
莫便于鳥船鳥船爲主唬船爲輔行走如飛駕御便
捷木綿避彈松板避矢二說俱可相機應用至于鷹
船未有成式遽難改設猫竹密釘恐亦未能逼賊不
若刀鎗劒戟之鋒銳也

五曰練衛軍軍亦人也軍練則軍兵無別于民兵今沿海布列軍營挑選精壯以時簡練緊用防守未嘗乏軍若按籍清查官舍軍餘人盡入操則老軍勿丁不能橫槊而三斗五斗盡議加糧事關各區難以擅議至于省城前右二衛軍餘除選充老操新操二千餘名外其餘止堪供轉漕之役別無可抽取校練者嘉區議抽餘丁餉無所出猶待處分軍差煩苦時遇修城造樓出力以供興作諸弁自能役使無待上人之若爲令

六曰議要害倭有來路防倭者虞其所必至若錢塘

若象山若牛欄基壇頭台州等處越海稱要害焉據
議清明前後重兵屯于北之陳錢韭山壇頭以防南
犯之倭端陽後重兵屯于南溫之鎮下關南鹿台之
大陳以防歸島之倭嚴守要害賊安能舍此飛渡情
形已在吾目中矣至于錢塘一路船寡兵稀浙東西
俱以一江爲門戶防守疎濶誠宜蚤計近議添南關
兵船五隻業奉允行惜財省費無復敢爲發棠之請
矣

七日時兵餉地方以兵爲衛兵以食爲天兵所最急
者餉而郡邑輒緩視之給發非時則轉相稱貸十止

得七而迨其出子銀以償息也又十去其三楞腹荷
戈殄風渡海以此責軍之買壯僅可免其脫巾之呼
耳竊計田畝徵輸先後一律閭閻供億緩急皆同出
諸帑藏不苦吏胥之要挾則遲可使速限以時日無
庸積猾之遷延則後可使前是在院道嚴督府縣齊
心徵發期會務給領于發哨之先則三軍之衆享實
惠而無嗷嗷待哺之苦矣擬合通行申飭違限愆期
提吏重究官不留心催督者叅論以懲其怠法期必
信永示章程

發汛因款

一合勢揀援地方之藉兵如身之有手足然身有痛癢原無分于左右手足之捍衛豈有彼此緩急之分哉用兵者人自爲守雖多而不足人相爲援雖寡而有餘海上各有分疆官兵各有汛地一遇有警靡不自保其門戶鄉隣有急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輔車唇齒之勢謂何患難亟于燃眉而遠近乃成金鬲聲勢旣孤脉絡不續以之禦寇鮮不潰者向來會哨之法寧惟提攝懈弛亦以縱連遊寨故賊犯左則左隣救之賊犯右則右隣擊之無事則周行巡詰有事則奮力合攻近者先援遠者踵至敢有任賊攻劫縱賊

竄奔賊已過而云窮追不及舟未動而云風阻不前
忌隣境之成功犄角之師不應聽隔區之失事纓冠
之救罔聞他或攘功以彌縫或誇張以惑衆是爲懦
帥法無能寬今後凡遇該區有警先查隣境有無株
援功罪竝論亦懸寡爲衆轉弱爲強之一策也

二實伍設險昌國孤懸控海石浦關切近壇頭韭山
爲島夷咽喉之路防守軍卒數當倍于他區乃昌國
原設四所一鎮撫旗軍三十七戶每戶旗軍一百一
十三名始非不充額而後漸凋索也今所存什不過
二三有如甘遊擊所開具者然減軍而未嘗減餉有

餉而未嘗有軍查廣積倉秋米一萬八千九百九十
九石七斗有奇本折中半又昌國衛屯糧一千三十
二石五斗象山縣屯糧一百七石五斗有奇俱坐給
昌國衛官軍額餉亦云饒矣以如許之餉而無實在
之軍其間弊藪似難枚舉將無有詭名占役而官旗
代領者乎老弱虛糜而縱容不發者乎逋逃事故而
造單不除者乎正役投充而措勸未補者乎有之則
皆軍之蠹也而餉之漏卮未塞矣縣官歲捐儲二萬
以饒軍乃壇頭之警一聞空城遠竄此于養軍奚當
焉該衛額軍若干見役若干食餉若干精壯者若干

老羸者若干應汰者汰應募者募只論精銳無論軍
舍餘丁許其補額而又嚴官旗隱占之罰剔虛名冒
濫之弊懲衙門勒騙之奸則食餉而得餉之用膳軍
而藉軍之力矣至于該衛城池三面距水城濠闕塞
者亟令開濬勒限興工併完爲先時守禦之備印操
官督軍挑濠畚插及開河器具查動軍需量爲造給
其各軍應于本名月糧預給一二月以備開河食用
佚道使民恐亦軍之所樂從也

三派船接哨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
海南北礮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

巡司爲右翼焉懸海金齒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且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蔽焉青門貼附爵路所直衝韭山而且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且門以通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通聲息以相救援議于二哨中撥唬船四隻專在鋸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且二門哨兵聯絡以成首尾應援之勢則遠可使近斷可爲續夾攻合勦聲勢有攸賴焉惟是險洋遠哨四棹孤危或稍益于四船之外而分兵船六隻以爲一鯨于各隘勻抽撥發可乎

四多備箭矢軍中所需如火藥火器官爲給發獨弓
矢令哨隊目兵自備所備不過十餘矢耳年來海上
無事不遺一鏃兵不以爲費官亦相忘以爲矢不可
勝用也萬一大寇卒發連踪相抗竟日相持矢石互
下白羽交流此十餘矢可挽強當勁敵乎一戰而知
其必窮矣若令軍士多辦月餼幾何寧堪損餉計慮
及斯亦師中必需之具但查司庫所積數不滿七萬
而杭城十門樓所積各有萬焉此十七萬矢未必矢
皆銛利其間亦有霧蒸繡損而不可用者省會重地
居中御外留此以待不虞據議每隊什給箭八十枝

數稍可減似當置造一萬枝給中軍官均派各總領
出防汛汛畢不用照數繳還用過者覈數報銷損壞
者坐賠其弓箭隊什仍令每人自買箭二十枝備用
用盡然後取給于公不得預冒濫費濡有衣衲其亦
汛防之一藉乎

屯局軍兵督補三款

一清屯務以給軍餉衛所軍餉仰給屯糈屯糧不完
軍必受餒屯之弊自官軍扣支抵兌始而屯官屯甲
又魚靡鼠耗其間或侵收而不報或拖負而不償或
以未完而作荒或以已完而作欠豪軍匿貲以果腹

奸弁徵息以肥家無論歲凶卽豐年輒虧其一歲逋
千計積累帶徵盡歸烏有據議行令屯官每年置簿
送水利道印鈐明開本折色銀若干完過銀米如數
登填仍給票爲本甲完糧執照遇比送道查驗積銀
至千或數百類報兵巡道驗給役過軍糧立限徵解
唱名給散不許各軍私自兌扣則軍沾實惠而邪移
營運及逋負侵欺者得按法以清積蠹矣

二禁舊器以革局弊除戎器戒不虞以虞敵也兵甲
不堅器械不銳我失其所恃矣地方歲費帑金造器
乃先給舊物粉飾以充新造夫鐵器入火猶堪鍛鍊

有如藤牌狼筈粧色林油點綴塞白陳朽之物何能
臨陣却敵糜耗錢糧用塗耳目實事虛做年來欺公
弊局片言攻破此不可不力爲整飭也今後遇造軍
械盡將舊器估價貯庫候新器製完交驗方給舊器
變價庶不至陳陳相積而戎具可無苦窳矣

三重彈壓以弭水賊兩關兵船原隸左右遊擊監督
又有捕巡二廳稽查責成水兵把總畫疆哨守規度
亦嚴惟是官兵懈玩往多踈虞失事邇則稍稍戢焉
然聞兵船停泊近岍俱有火房慵惰之卒偷安火房
夜不宿舟宿舟者又多纒棹泊岍不行巡緝盜賊竊

劫官兵熟睡付之罔聞甚有指兵以爲賊者然則養兵何裨乎兵船踈縱全由把總把總勤慎目兵敢不警嚴把總督捕盜捕盜督各兵曠野之區風雨之夜往來會哨篙師絡繹聲勢相援則萑苻自息而江上之風波不作矣兩關添船改船業已著爲成式無復議增禁宿火房責成官捕勤緝合再申嚴以惕其惰違者官捕問革船兵細打治罪

營規四款

一拔立選鋒軍有強弱兵無強弱弱則當汰豈容糜餉先是亦有選鋒之名該前道議得軍營選鋒無裨

實用民兵原係選充又何更選此項名色相應裁革
復該布政司清軍道議稱選鋒一節委屬虛名蓋兵
未有不選而收亦未有充兵而不使之衝鋒者若共
分彼此臨事恐生推諉革去選鋒爲便詳奉軍門允
示裁革刊載海防續編向在遵守今欲抽選免其雜
差每隊一什以八兵爲伍通計十營該一千二百免
差之兵恐雜差繁苦目兵不堪供役也後此必開選
鋒增餉之端惟是募兵之日嚴加精選俾人人可作
先鋒則十管甲冑爲無前之銳卒矣

二盡減頂首東西各營哨隊什長私立頂首法當盡

革但此輩俱金華外府之八凡被革者所遺盜甲戎
衣弓矢器械無所取用及卓椅床帳鍋竈什物俱難
運回勢必付與新補之人得其價值以資歸途等費
總在頂首數內隊什亦然向奉軍門憲禁款門哨隊
什兵皆以材力選拔豈得私立頂首名色查三十三
年將官呈革頂首之文具在而近反加增既有頂首
等費卽勇如賁獲安得赤手進身但沿襲有年遽難
驟革姑立爲遞減之法今後各員役更換每次量減
五分之一漸漸遞減至盡隊什以下倣此違者許新
補員役赴將官處面稟查究向遵在卷夫遞減之法

原係多方諮訪酌議頒行法期必信庶免朝令夕更
此後如有剝兵壞法究贓問革者方盡捐頂首至于
管兵哨隊與部兵邪借立簿做會則當嚴行禁戢以
杜科求

三設法校藝立法訓練懸賞鼓舞此詰戎第一義原
奉軍門憲牌仰道會同兩營將官嚴飭各營總哨等
官督令每教師一名或弓箭鎗筴鈎鏃藤牌鳥銃等
器先教習兵十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令教師同
藝精兵五名教習兵二十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
令前項藝精兵三十名教習兵一百五十名十日後

武藝果精卽令此一百八十名可教習九百名十日
後武藝果精俱赴試驗只四十日而槩營之兵武藝
未有不精者再照訓練兵士係將領總哨各官職分
之當然亦各兵幹已之技藝俱宜遵照着實舉行若
果營伍整肅兵士精銳武藝慣熟本院閱操時卽以
此定各官之優劣儻或訓練無法兵士不精咎將誰
諉遇警臨敵干係匪細勉之勉之奉經備行左右遊
擊轉督東西二營中軍總哨等官嚴率教師照序教
習各兵武藝又該兩營遊擊於該操之期親加較驗
目兵弓箭武藝務期精熟足堪備禦外今議懸銀牌

以較銳箭立板片以試鎗筩目兵踴躍爭先人人技
痒此亦激勵三軍一大機括也但銀牌犒賞爲數近
奢後將不繼立法貴儉乃爲可常夫目兵之習技也
其分也我惟量賞以作之趨而已合議牌堵俱掛一
銅錢較藝八十步而中者賞銀一錢六分五十步而
中者賞銀一錢以此易八錢五錢之牌十去其八以
存其二得時時而受上賞於兵亦足矣

四申明雜屬營兵犯罪安能禁各衙門勾攝事如人
命盜賊何有營兵今所議其犯事之小者耳而小事
輒被刁棍牽連告害監禁多時坐害月餉則各兵之

苦也案查原奉軍門憲款開禁汰革目兵不許附營
潛住或以夙事或以舊帳逞刁告詐又有開店安歇
不良流棍以致爲盜爲奸深爲營蠹今後驅逐革兵
回籍不許潛住啓爨及開店匿奸違者拏究等因向
遵在卷據議大事一面拘提一面知會小事移文取
討一經解送即便查審似與軍門禁刁恤兵之款相
同至于委查巡夜不到止許稟道查責或該營府佐
縣正官責治首領佐貳官員不得一槩加朴庶統紀
不亂而兵不苦于煩苛矣

已上俱都御史高舉批允
杭嚴道叅政王在晉議

船器墩臺總哨四款

一造船非式廣東海上在在克敵皆以鳥船爲疾捷
追奔逐北皆此船也浙江則以之守港以沙唬船爲
探敵衝擊之用沙船止宜淺沙南直隸沙淺故沙船
爲利便唬船可以探望遇小敵則戰遇大敵則逸二
船都無遮攔自守且不保何以禦大敵浙之鳥船福
船規模雖似福建而製造實失其真况駕使無法何
裨實用今後福鳥二船如遇拆造先期聽令該捕往
閩中雇募匠作及兵數名到關卽令食糧爲匠頭專
管督責務照彼處式樣打造用之窮洋大舉衝犁斷
可取勝其沙船上等者已絕無中等者不可少上等

全楠爲底身中等底楠而上杉木下等皆杉木矣殊不知沙船底平而膠薄吃水甚淺沙塗常閣若底非楠木與堅木至淺塗則閣壞矣且不能承浪近日卑職收汛逆風幾至覆沒可鑒也中等決不可少下等決不堪用見蒙本道有行去中等悉用下等卑職以爲去上等存中等其下等者驗明按期改造若蒼鐵漁唬此地有匠皆於道地雇募其匠作平時加優處之造作之時照匠給發候船成令木匠頭出結必保保實用如此船無不如式而遇夷船可以衝犁矣一軍器火器者海上勝夷第一喫緊要務今軍器火

器等具皆由積棍包成其他且不必言如烏銃不特
煉鐵不精熟而火門十有三四皆不如法大銃藥炭
多藥少非參之烏藥不可放其火箭已蒙本道面試
見之能及遠正去者十不二三餘皆垂地墮地况軍
器刀鎗不堪戰陣者又不可枚舉是皆虛具以國
家有限之錢糧歸積棍駑騙之囊橐且令兵士徒手
以搏敵可乎卽今如定海關應造軍器火器火藥等
物悉令定海地方開爐製造委官監其料價將領覈
其精麗工完之日呈解本道面試如果堪用則已不
堪用責令匠作賠造仍究罪示警不特此也就近製

造鏡器少壞不至甚者可就爐修製火箭火器不堪者亦可就近改修既省繁費易於責成又便修造一沿海衛所設有墩臺有定制矣而不知外海各總哨泊船之地瞭望尤爲緊關非有定制不惟瞭望者無所棲泊晴明日期尚可竝立至于風雨暴日人無依處何能使之立於風雨烈日之中哉如倭船往來極難測識而且四五月間商漁之船紛紛雜亂於其間大海汪洋而南哨如白馬礁蝦峙海關石棚烏沙箭港等門北哨如梁橫長塗甯門馬墓一帶無處不可入無地不可登所恃者瞭望之真而兵船可以追

海防集要 卷之三 二二
剿無失爲今之計須令各總哨於泊船之山皆令以石砌屋一間不許如見在之虛文石壘者四圍以石密砌空處以石灰和土塗之春秋二防各總哨到哨之日卽令各捕兵於本山刪取茅草以竹編苫爲遮蓋於石牆之上務使風雨不侵每瞭望用二人輪流外脫有警卽樹旗緊急搖旗在港船卽起旋揚帆俟瞭兵到船報夷船方向卽出兵船向夷船處所追逐多則以小船報隣哨合剿之軍中耳目自明而倭船無所隱匿狡夷不得乘我之不備矣

一議慎簡水營總哨卑職所轄沿海地方海洋迂延

數百餘里內則控扼定海貢道外則防護舟山衝洋
所恃以僇力同心而禦侮於溟渤之中者惟總哨捕
者爲之羽翼顧總哨之才甚不易得而捕艇之熟海
慣戰者尤難也必須慣歷風濤素諳夷險而善於鼓
舞拊循者然後足以當此較與陸營總哨隊伍不侔
乃今委用各官多不問其人之可否地之宜與不宜
率循資格而銓補之俱係聽用職官武生竝得提兵
海上幸而太平無事猶可支持一有警息便束手無
策遂巡退縮不戰而自敗矣則將安用此人哉總哨
捕盜雖卑其關係百十人性命一船之安危則簡選

不可不慎合無將所部見在各官請乞再加考核堪
者留之不堪者易之內地務使人地相宜庶幾筭効
有賴而事功可濟矣

遊擊梁文備倭紀略

團練軍民兵哨守議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
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
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
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
百料大船八檣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
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

數倍徙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
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
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
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畧所則又設
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
以闡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
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
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
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徇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

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以備緩急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續文

獻通考

防險三說

嘗考浙江之源始於黟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鷺子門而入海焉故鷺子門者乃

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
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
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
凰有蔽然後錢塘鷺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沙起錢
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
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
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
海洋曰江湖曰礦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栢巷青南
寺地貽害浙之昌化富陽寇犯乍浦石墩漁浦各區
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

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礦寇之擾
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大庸
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
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
之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
之患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
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
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
勝負難必許山巖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
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爲竝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

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惟
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
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
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總而論之賊由北洋
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
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
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墓兵船以禦之賊由南
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
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
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江湖之患須戒備沿

江漁船之剽掠嚴緝湖港鹽船之糾集豪傑失志者
收之市井無賴者制之羣聚夜出者詰之是防江湖
之總要也乃若塞徽嚴諸州之要途修曠地守衛之
兵制渠賊已露者戮之脅從可原者遣之是防曠寇
之總要也如此則江洋互攝山海交防守浙東者卽
所以應援浙西守浙西者卽所以犄角蘇松守蘇松
者卽所以鞏固 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則內禦
外之長策殆無踰於此矣

靖海島以絕爨端議

海中山畧錯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於盤據如寧

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不溫州之南麂東洛
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元末逋逃之徒蕃聚其中
卒致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略其
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莽
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嘉靖三十二年間
倭夷內訌多係海中潛住奸猾結連勾引以致禍延
內地可爲殷鑒邇來覬山藪之利者每每倡爲闢草
萊之說脫一得售不幾於圖小利而貽大害乎合無
申明禁約今後敢有奸民豪戶擅將前項海墻閑地
私自開墾占住圖利者事發從重究遣各該有司不

得縱容釀亂庶亡命奸徒無敢盤據巖谷而海島既靖禦端自弭矣

禁戢漁民搭廠繫箭議

定臨昌中正等哨把總呈稱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汙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舉梁橫蒲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觀總派守信洋如西墾上落河頭巡哨信洋如野猪礁等處正兵哨則有沈家門中正遊哨則有小衢山田舉鷹窠蒲舉鼠狼湖嶼鉗冒國各哨信地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牛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俱有漁民假借

勢要在彼搭廠繫筭日煙夜火深爲邊釁合無移請
嚴禁將背洋僻舉廠房姑存免拆如有衝對外洋漁
廠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徙入內地庶邊患可
彌民不失利各等因據該覆查得寧區海上島嶼遠
近俱屬哨防漁民業海爲生內外皆可覓利又何必
遠出窮洋招禍惹釁皆緣愚民惟利是趨不惜身命
且附托聲勢罔知法紀預於官兵未出之先徑抵前
項處所搭廠繫筭恬不爲慮設遇被擄棄倭船而易
漁舟挾吾民爲之嚮導揚帆直入俾官兵莫能辯認
甚有一等奸民領富豪資本希圖欺賴詐稱外洋遇

倭誠有如憲檄所云然者俱積習有年視爲固有而信守各官又以兵民隔屬無可禁阻若非道鎮軫念海防行查禁戢則將來隱憂似難盡杜今據各總查報前項繫莆處所論法盡應驅逐因慮民利不可遽除海嶼又當禁絕姑就各島較量衝僻將定海總屬白馬礁白沙港箭港中正遊哨小衢山田舉鷹窠蒲舉鼠狼湖嶼鉗臨觀總屬野猪礁昌國總屬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皆孤懸大海屢屢爲倭船必經必泊之處更與諸嶼不同有搭蓋廠房并繫箭船隻相應盡數拆毀驅入稍內生理永禁不許復出外洋惹釁

如違拏解究治其餘附近各山箐厥除背洋僻畧觀
望不及者准容存留有對衝海面船隻經臨烟火相
望者姑免遣逐令其徒入畧內照舊復業如此則外
洋既無漁民可絕擄掠之患近海復令生理不失魚
利之資防海民生兩得之矣

防禦機宜五議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奏方今西賊叛逆北虜跳梁
當事者以討賊備虜兩難措手廔宵旰憂時事亦
孔棘矣所幸者春汛畢期東南庶無警耳乃遼東忽
報倭船四百隻直犯朝鮮勢甚猖獗臣見之不勝驚

駭不勝憂慮夫關白智能篡奪力能兼并狡焉啓疆
志不在小豈徒欲勝一朝鮮已哉情形叵測 畿輔
要地深屬可虞倭釁將不在東南而在西北矣臣代
攝兵垣而又生長東越彼倭之患與防倭之策耳目
習之敢苟默不爲 皇上一籌乎今之談兵者謂倭
奴易與耳 世宗時曾殲之隻艦不歸封爲京觀此
疥癬之疾無足深慮臣則謂不然當嘉靖入犯者非
真日本乃島外夷也汪直徐海等誘引剽掠志在子
女財帛耳故一招撫汪直等卽窮促投降然尤費天
下全力數年而後平定若關白殺其主而奪之兼併

六十六州其智謀威力遠非汪直等倫而左右羽翼又多閩浙人有技能者治艦繕兵實欲舉勝力與中國抗烏可視爲易與而忽之朝鮮距日本極遠溟渤渺茫忽揚帆鼓棹直趨其境遼東密邇朝鮮鴨綠江水道往來頗便儻聲東擊西倏轉而犯遼左將若之何遼左自劉江之捷倭警絕跡人知備虜不知備倭然兵力強而材官備山海關險阻尤有可恃天津通海口抵京師僅僅三舍彼中有善識海道者誘之徑從海口直抵天津則逼近京邸而武備又單弱不知將何以禦之此臣之大恐也然禦倭之策無過截

之於外洋撲之於初至蓋倭善跳躍利陸戰不利水戰吾從其所不利者擊之則易爲力而所爲截之撲之者計莫神於火攻或用火箭焚其舟或用火砲殲其衆此出奇制勝第一事惟南兵用之爲最精北兵止長步騎而水戰火攻尤其所短者臣請 勅薊遼督撫諸臣急募南兵南兵惟浙人驍勇倭奴所素憚聞張家灣河西務等處浙人延頸待募者甚多一募之可得數萬人擇其壯勇者收之行伍令兵部選善將者提督而訓練之膚功可立奏不爾則見有薊鎮三屯營南兵可調遼左急則令赴遼左天津急則令

赴天津卽遣遊擊吳維忠將之昨見撫臣沈思孝疏
請調發以禦逆虜臣謂寧夏道里甚遙徵發不便
畿輔要地尤爲喫緊此調募南兵以破倭機宜所當
議者一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必得戚繼光劉顯者爲
將倭不足平矣今世豈乏其人哉顧所以求之任之
鼓舞之何如耳沿海地方將領雖星羅布列然多統
袴債帥卽知能者往往視官爲傳舍朝夕營營爲薦
引陞遷計孰肯究心兵法與地利也此無他久任之
法不行而考課之典獨遺耳臣請 勅沿海督撫會
同按臣將屬內武職自總兵而下一一品隲而甄別

之某也智某也材某也勇如臣所知福建總兵朱先
會擒剿於海上浙江總兵侯繼高曾克捷於花腦浪
港此二臣者倭情熟諳宜夕任以責成功其叅遊等
官果能材稱職者照有司例必五年外始爲陞遷有
功者加秩加銜不得仍前驟轉而又行考課之法鼓
舞而激勸之合無行令督撫照依各邊事例每週年
終將見任防守春冬二汛大小將官稽覈勤惰功罪
分別 上請庶人心知懲勸而勇氣自倍將見海徼
壯於金城尚有倭患之弗靖哉此久任武職以防倭
機宜所當議者二士卒雖微藉出死力決勝負於呼

吸頃至重也必平日乎以恩信始有事効其死綬故
古善將兵者與士卒同甘苦欲得同仇力以資緩急
用乃今蓄兵者異是將領惟事剝削有司但圖剋滅
月糧未散卽扣常例於官甫及分領又歛公用於將
計士卒所得實餉幾何甚有稽遲卒年或一季不給
者致令脫巾譟呼大乖 國體卽不譁亦多疾視平
居旣已離心臨敵安有鬪志是必不勝之數也臣請
勅沿海督撫嚴加約束有司毋扣常例稽糧餉將領
毋假公用剝軍需違者必叅治而於養士之中又默
寓倡率之術行伍中有投石超距藝勇絕倫者識拔

之優賞之以作其氣鼓其勇此輩亦有人心者必能奮勇先登以圖報効此作養士卒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三臣按籌海圖編倭自五島開船必由陳錢下八山經過取水候風始分投登犯是陳錢乃倭奴之咽喉浙直之門戶也最爲要害若令浙直合兵哨守遇警併力堵截何患其侵入內地向因倭亂畫地分哨而總叅等官又憚風波之險不躬親督率致倭奴出沒罔聞殊屬踈虞近據蘇松兵備江鐸揭稱遊兵把總張瀾率大小戰船會合兩浙官兵直哨至陳錢羊山等島海波寧息此同心戮力之義勇功效明甚

臣請 勅浙直巡撫以後遇春冬汛期務令總叅等
官躬率官兵往來督哨各會合於陳錢防守一遇倭
警即便併力相機截殺毋容內入悞事者以失機論
庶聲勢聯絡門戶固密如銅山寨烽火門入閩廣要
路倭亦不敢內窺此控扼要害以禦倭機宜所當議
者四臣聞行師之要在賞信罰必昔見禦倭者恐戰
有損傷用名色把總領兵應敵敗死則匿不以聞倖
勝則攘爲己績士卒真獲首級者不賞家丁坐食餼
廩者冒敘致于退縮槩從姑息未聞有立斬以徇者
如此賞不信罰不必何以使前喜而後懾也臣請

勅督撫諸臣一洗舊習以後用兵務令叅遊等官親自督戰毋令名色代替其名色中真堪驅策者宜預請實授未戰之先明與將士約如何爲功功必賞如何爲罪罪必罰如能邀截爲功否則罪賞不以讎掩罰不以親宥其士卒斬獲一人者卽照例賞銀若干一有退縮卽斬以徇於師則賞罰嚴明將士皆爭先用命有必戰戰必勝也何倭亂之足慮此嚴明賞罰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五臣爲此五議卑卑無竒畫而實於防倭有裨儻蒙採納必能繫關白之頸而致闕下若夫繕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利兵器備芻糧

則防禦所必資而當事諸臣類能言之無俟臣贊至
於臨機應變因敵設奇則又身親行陣者之責非臣
之愚所能逆料也伏望 皇上睿斷將臣所議五事
互下該部酌議施行於防未必無小補而非其本也
惟時 御朝講以肅臣民之仰 召問大臣以圖安
攘之計蚤建 國本以係中外之望則精神流貫而
內治旣修德威遠播而外夷自服書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寧獨么麼島夷喙息之不暇卽西鎮之變北
連之虜亦將警服削服而天下之治若泰山而四維
之矣臣不勝惓惓屬望焉

已上俱海防類考

宣諭琉球議

日本有銅無鐵且扶桑之疆盛德在木稱兵柝木悖德不祥法應自斃若關白可鑒也矧三十六島七十七州五百一十八郡之醜類非盡皆敢行稱亂也關東諸州緜然自守佞佛戒殺官皆用僧獨關西九州恃劫爲活薩摩其最也今山城君久稱寄生而平秀奈亦復弱植家康壻奈而懷異圖家久托孤而賦同仇是東西尚相持于內而鋒刃豈暇及于外且其意願惟貪漢財物卽嘉靖中浙直被兵皆內地奸民勾引之而羣不逞無賴借寇幸亂耳不得盡罪倭也罪

在戮辱琉球耳。今琉球既不能自強而俛首于倭，然
育之二百餘年而棄之，一旦可乎？班定遠固曰：此輩
本非孝子順孫，要在羈縻之，使勿絕矧。今猶知內向
修貢，則當乘其來而折其陰謀，使倭之方物不得以
嘗試我，且防其去而勵其奮志。使中山之君臣猶知
所歸向我，蓋諭之曰：聞爾國中于倭心甚惻然。第
皇祖有訓，海夷與中國皆隔山阻海，但令僻處一隅，
自保有不自量擾邊者，但宜捕逐，亦不得輕肆伐。故
今卽多兵，不得輕發渡海，但爾國受天朝，固蓋之
日久，卽所賜三十六姓列文班者，豈遂無忠勇智謀。

士而輕以其國擲抑或漳泉亡命有爲之向導者乎
有則改心易慮爾其側身戮力峭志自強如依期以
土宜方物來仍許通貢互市以資生聚若陽示歸順
陰寔通倭決不爾徇則旣不拂其來貢之禮而又不
墮其挾詐之謀琉球卽弱小或因敗爲功轉弱爲強
未可知也

萬曆壬子福建武試策